



写的虽是**他们**的故事 感动的却是**你我**的心灵
一条与**青春**有关的小街 追忆青色的似水流年

袁雅琴 著

堕落街

CAS
PUBLISHING & MEDIA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小说

堕落街

袁雅琴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堕落街/袁雅琴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404-5314-5

I. ①堕… II. ①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67010号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堕落街

袁雅琴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龚湘海 苏日娜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14

字数: 236,000

印数: 1-10,000

书号: ISBN 978-7-5404-5314-5

定价: 28.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在金沙城，似乎没有人忘记过那条小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小街就以一个惊世骇俗的名字给予过人们心灵的嘲笑。那些久远又沧桑的岁月，远去了，不肯回头。梦想被现实砸醒之后，站在堕落街头，你一定会张望岁月给她带来的幸与不幸，思考堕落街文化具有的游戏精神、反讽意识、世俗情怀。

——题记

—

喂，喂，听不清，好吵，什么啊？我在堕落街吃早餐。新生们都来了？好的，知道了，马上就到。阿宗一手接手机，一手拿着包子、豆奶，嘴里还啃着煎饼。阿宗腿长，他三步并作两步跑，从小街上一跃便跨了出去。

喂，等等，你掉了一个包子。阿宗后面跟了一个瘸子。瘸子见阿宗没听见，便把掉在地上的包子捡了起来，放在手心吹了吹，然后塞进了嘴里，他嘴角片刻就流下几滴油来。瘸子边吃边念，好吃，好香啊。

这地方，金沙城的人是无人不晓的，不过就是一条狭窄细长、喧嚣不断的市井小街，名气却大得吓人。你可以不知道江远大学，但不可以不知道堕落街。假若你坐出租车，你跟司机说去江远大学还不如说去堕落街更能让司机明白，堕落街就在江大校门口的一个拐弯处。

可这个拐弯处让人们拥有了无限的想像。仅仅是这个街名，就让人浮想联翩。为什么叫堕落街？名字又是如何得来？似乎多年来都是一个谜，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或许因为有堕落的名分，这里也便显得分外的张扬与暧昧。在堕落街附近的两所高校里，师生们一提及“堕落街”三个字，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意味。就好比是自家的一块田地，永远生在那儿，种了什么，会有什么收成，都一清二楚。平时也用不着料理它，田地肥沃，生命力强。

堕落街在江西那边，金沙这座城市很早就在江西规划了一片文化区。文化区事实上是几所高校的所在地。但文化区说起来也像商业区，江远大学一带最明显，因为是老校，校门口的小街商业味极浓。有意思的是，这一条并不起眼的堕落街名声有时盖过了几所大学。其实，哪所大学没有这样的小街呢？她太似曾相识了。而江远大学的小街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就显得非同一般了。她扩大了人们的想像满足了人们的好奇，人们往往在半信半疑中打量着她。好像宁愿让她成为人身上一块化脓的伤疤，也不愿看到她体肤完好的样子，或许有这块伤疤，反而就有了揭开来看的欲望。

堕落街最早叫江口街，其实整条街从街头走到街尾才二十分钟，却永远比校园里更热闹。以前只是一条通向江边的路，路两边是水沟，没有任何商铺。后来一些有经济头脑的大学生开始在这里开网吧，然后当地的农民跟着也开起了录像厅、舞厅、桌球室，还有小旅馆、美发店、舞厅、KTV、小餐馆……因此这一带农民成了金沙市最富有的农民，他们在街边盖起一些简陋的出租屋，

挂起各式各样的招牌。他们成了各式各样的小贩，炸油粑粑的、卖牛肉串的、烤香干的、炒花生瓜子的、理发的、卖时装的、租碟的、收旧书的、卖米粉盒饭的、摆地摊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生活的琐碎全在其中。堕落街因为吃喝玩乐全集中在一块，而又形成了率性自由的风格，便成了学生们休闲的好去处，有事没事到堕落街转转，吃喝玩乐、衣食住行都在那里搞定。

当然街上最鲜活的风景是一些熙熙攘攘的学生，他们一想到街名，常常会无奈地调侃一句，去堕落吧。于是便把茫然又执著的青春扔在这里，也把在世俗的迷离与放纵扔在这里。他们就在这世俗生活与校园生活之间转换与摇摆。可以说堕落街就是向年轻的大学生们们打开的一扇观察红尘世界的窗口。

二

你在哪儿上学？

江远大学。

那里好玩啊，有堕落街啊。

知道堕落街名怎么来的么？

问学长吧。

嘿，话说当年……

每年有新生入校，总有人好奇地打听堕落街街名的来历。学长们便更有板有眼地说开去，还且听下回分解，说得有滋有味。新生们便一阵笑叹，原来如此。当堕落街的神秘面纱揭开后，80后90后的年轻人便一笑了之。

九月八日是江大03级新生报到的第一天。

这几天，江大跟往年一样，异常的热闹，差不多像在过一个盛大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那些眼神里充满好奇的新生们是最抢眼的角色。他们背着家乡的行囊在江大的校门口左顾右盼，尽管成群结队的志愿者们早已用热情包裹了他们，但仍然拦不住他们充满新鲜好奇的目光。来不及报到，他们都想在刻有“江远大学”几个字的石头前拍个照。新生们觉得奇怪的是，都走到学校里面了，校门却仍然不见，在哪里呢？他们不知道，江远大学是没有校门的，这也许就是江大的独特之处了。先说校门吧。

哪所大学没有校门呢？而江远大学偏偏就没有。好像全中国也找不到一所没有校门的大学吧？江大看上去真是四通八达，好像从哪儿都可进，这似乎意

味着江大开放自由的校风，又让师生们展开无限的想像，江大的校门就是精神之门。从这个层面上想，江大更是特色鲜明，内涵丰富，让人神往。还有，江大不像有的高校处于新开发区，离城市中心偏远。江大就在离金沙城中心很近的地方，在游人如织的旅游景点内，游人穿行于学校之中，有时候分不清哪是学校哪是景点。学校行政楼与一条马路平行而立，公共汽车天天自如地从学校穿过，小车更是鱼贯而入，学校广场及周边便成了停车场。放眼望去，是一片不起波涛的车海，当然是一派闹市的景象，你说这样的环境是好是不好？真是不能一概而论。虽说是环境吵闹或多或少影响学习与生活，但直接接触社会，也让学生见多识广，有利于成长，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死读书”。毛主席说过的，就是要在闹市中学习。有人说读书就要到安静的地方，其实也并非如此吧，这无疑是有利有弊，什么事都得一分为二地看。

江大的学生一贯思维活跃，敢创新，或许一个因素是得益于学校所处的地点，一个因素是得益于没有校门。当然鱼龙混杂，吸收了好的也就会接受不好的，江大的学生也许是见多了，便练就了一份坦然，也沾染了一点点世俗。

报到点设在体育馆内，门口多半是热情似火的志愿者，进进去去的一半是家长一半是学生。阿宗扛着摄像机从闹哄哄的体育馆出来，白色上衣已湿透了，他擦了把脸上的汗水便直往学校红心广场奔。

在学校红心广场中央，有一位打扮很张扬、很引人注目的女子正在对着小圆镜子认真地涂口红、搽胭脂。这女子身穿果绿色吊带裙，裙摆很短，只盖住半截大腿，红色拖鞋，脚趾上了红色甲油，头发烫过，齐肩，漂染过，微微的紫，像沾上一朵朵紫色小花，有几分艳丽。她的睫毛是加长了的，卷卷的上翘，浓密如森林。她的面容姣好，棱角分明，是属于那种很上镜的脸蛋，身段当然也是不错，高挑、丰满。

快走啊，恰恰，咱们还没吃饭哩。一个中年男人用一口纯正的东北口音对正在化妆的女子催促道。

爸，急啥啊？人家都没弄好，没想到报到整这么麻烦。女子最后描了一下眉，终于收起化妆盒。女子的爸气喘吁吁地答道，你咋整的啊？你这个妆咋就化这么久呢？还有完没完啊？快，走，走，走，吃饭去。女子笑了下嗔道，老爸辛苦了，谢老爸。女子这时一抬头，发现前边有一个镜头对准了她。她不禁叫了起来，喂，拍什么呢？没见过美女化妆吗？

也不知什么时候，那瘸子站在了女子身边，他笑着接了一句，我见过，我

见过的。扛摄像机的是阿宗，他皱了皱眉头，这女孩子说话怎么这样？阿宗表情淡然地走过来，说，美女见过，但没见过美女在街上化妆。没有拍你。瘸子站在一边呵呵地笑，拍着胸说道，拍我吧，我样子好看。

那女子立马朝身后望了望。阿宗甩下这句话便扭头走了。女子弄不清他的身份，看模样像学生，听他说话像有来头，是当地电视台的还是……她不管那么多了，突然冒出一句，狗仔队！瘸子这时对阿宗说，帅哥你刚才掉了一个包子，我吃了，味道不错。阿宗拍拍瘸子的肩笑道，算我请你客。

恰恰，就近吃吧，正好熟悉学校周边的环境。这位很有派头的父亲叫住他的女儿林恰恰。

恰恰一脸不情愿，嘀咕道，学校旁边有什么好吃的？一看就是民工啊、学生啊吃的，一点档次都没有，还以为来了这个省城，可以去吃点山珍海味哩。爸，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节俭了？

你啊，我看你最应该去吃苦。这里有什么不好？就是环境差点，先尝尝吧。今天累了，先将就下，爸给你钱，以后你想吃啥就吃啥，走啊。林恰恰的父亲林重来拉着女儿不知不觉走到了校门口的拐弯处，眼看着就到了堕落街。恰恰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哇，对了，我早听说过，江大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我问一下。

恰恰其实对堕落街早有所闻。她拉着她爸往里走，一边好奇地看，一边问行人，请问这是哪儿？一位学生模样的女子随口答道，堕落街呗。恰恰不解了，就这个样子啊？不像啊！怎么会呢？

像什么啊？林重来莫名其妙。他生气道，刚才啊，我还差点跟那报到点的老师吵起来了。恰恰忙问，怎么了？

嘿，你说这学校周围像不像菜市场？乱七八糟的。我就嘀咕了这句，那年轻的女老师反驳我说，这是大学，不要乱说。我乱说什么了？环境不好就是不好。我说上当了。她说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一听火就上来了，便回道，是你们录取我女儿的，只能将错就错。后来是一些学生志愿者来劝我，我才消了气。

恰恰倒认为这地方不错，她喜欢热闹，上街又方便，像那些偏远安静的大学她还不乐意去哩。恰恰只顾自己说话，这里不像堕落街啊。

啥？你说啥？林重来停下脚步，左右观望。

堕落街，这名字有意思。爸，你不懂，别问。恰恰扭了扭头，自顾自地笑。什么乱七八糟的？林重来正儿八经道。父女俩走着，不觉到了“毛姐火锅

店”门口。恰恰觉得好笑，一时想起老妈描述的当年来校报到的情景。

恰恰的妈妈汪纯当年考进江远大学，是一个人来学校报到的。那时候胆小的汪纯傻傻地站着，不知所措。当她提着行李在广场东张西望的时候，一位单薄瘦弱扎独辫子的女同学一把接过她行李说，同学，你是会计系的吧？来，跟我走。

你怎么知道我是会计系的？汪纯用怀疑的眼光打量她。

我看见你在那边问嘛，我也是会计系的，我叫陈红花。

学姐好。汪纯轻轻地叫了一声。

我跟你一样，也是新生，我家就在本地，我最早来报到。陈红花表情大方，给人以真诚感，一下子让汪纯感到了在异地的亲切与温暖。她正好与汪纯同一个寝室，很快她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从入学开始，汪纯就无比地信任她，甚至有时候把她当做榜样。榜样是不可以让人失望的，她坚信这个真理，直到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恰恰回过头对她爸说，当年我妈一个人大老远坐火车来上大学，也够辛苦了啊。林重来瞪大眼道，可不，哪像你现在这样娇里娇气！

三

在堕落街，生意最好的要算火锅店了。毛姐火锅店开得最早，生意也最红火，除了味道好、价格实在外，老板毛姐会做人是主要因素，好像来她店吃过饭的人都跟她熟、学生们成了毛姐火锅店的常客，路过也要和她聊聊天。帮帮学生忙是毛姐乐意做的事。

一到春夏季毛姐火锅店门口，大大小小的圆桌就摆满了，像摆方阵似的，场面很壮观。学生们吃得热火朝天，毫不斯文。一盆火锅也就三十来块钱，吃他十几个人，饭不要钱，还送四盘青菜，比吃食堂划得来得多。不少人还特意从江东那边跑过来，为的是在堕落街吃价廉物美的火锅。

这毛姐名叫毛梅云，年近五十，街上的老老少少都叫她毛姐，她家里人除了儿女、老公以外也都这么叫。毛姐从十四岁那年随父母从重庆来到金沙，便安住在这条街上。年轻时的毛姐有几分姿色，算是小街的街花了。她皮肤白，脸色红润，个头高，只是太忙无心打扮，经常穿得很随意，毫无修饰，一忙起来，便是灰头土脸的了。

那时候破破烂烂的小街上，行人稀少，门面没几个。毛姐的父母开了一个杂货店，生意清淡，维持生计而已。毛姐高二那年，帮家里打工，就在店里卖杂货。后来她发现，这附近靠近大学，居家的其实不多，而多半是清一色的学生偶尔路过，原因就是在这里，毛姐似乎茅塞顿开——应该开一家让学生方便吃的店子！她回头跟父母一商量，成了，说改就改，马上就把杂货店改成了小饭店。而且，父母让毛姐作主，让她当上了老板。毛姐结婚后，让老公范常生跑采购，毛姐当掌门人，夫妻俩操弄着店子，日子不温不火，过得还算实在。毛姐为了摸清学生爱吃什么，还特意跑到附近的几所大学里头，同年龄跟自己差不多的大学生们套近乎。她操着一口永远改不了的重庆话问，喂，娃儿，问你，假如我开店子，你们喜欢吃啥子嘛？做什么就吃什么。最好是价廉物美的。学生们说的是心里话。

毛姐心领神会，做什么吃什么。明白了，她就来个简单的——做重庆麻辣火锅，一是这里地处南方，辣味适合；二是自己是重庆人，会做；三是火锅简单不费多大神。

毛姐火锅店开张的那天，特意请来了附近几所大学的学生，吃饭一律免费。从那天起，十七岁的毛姐便支撑起了这个火锅店。前些年，小店还亏本，来吃的人不多，学生们只吃那些便宜的米粉、盒饭什么的。后来，生意稍稍好了些，店面也扩大了，客人主要是大学生。不管大学生是哪里人，在这里吃多了便都学会了吃辣的，而且还上了瘾。最近几年，毛姐火锅店生意看涨，大学生不爱吃学校食堂了，来周边吃餐馆的多了。毛姐火锅店的花样也多了，有各种配料，但以辣为主。店里店外常常是挤满了人，这桌没吃完，那里就有人等着，还得排队，早早定包间。不少大学生都跟毛姐成了朋友，有时吃了还可以签单赊账，有的还白吃，反正毛姐不在意，只要人气旺就行，只要能维持生计就成。

在学校边上开餐馆的好处在于：平时赚足了钱，还有寒暑假，一年四季不用那么忙，反正小本生意。毛姐也不指望赚大钱，辛苦是辛苦些，但不愁没有客人。现在更好，大学生消费群大了，看着一拨一拨的大学生进校又毕业，来了又离开，看着自己的店子生意一天比一天好，毛姐心里还是有几分得意的，甚至有几分成就感。没上大学又怎样呢？虽说是个遗憾，但能把日子过得像个样子也不错。以前，毛姐常在她老公范常生面前嘀咕说自己年纪轻轻就开店了，没读什么书，要是多读点书就好了。范常生是个老实人，便点头笑道，也是，那你现在找机会到江大去读啊。毛姐一听火了，你懂个啥子？我这把年纪我读

得进么？店子怎么办？一家人不要吃饭了？说得轻松，尽瞎说。范常生便回道，也是，肯定不现实。毛姐咬着牙说，你就只晓得也是，也是，一点口才都没得。范常生又笑，我要是有口才，不就显不出你的水平了？我只要有采买水平就成，不来虚的。毛姐喜欢跟老公抬杠，只要开口必要争几句，这是习惯。开始，店里有顾客时，他们也争，别人以为他们关系不和，其实他们是很真实、关系很好的一对夫妻。毛姐每次都说这句，唉，我晓得自己就是这个命，也知足了。如果大家都去当大学生，哪个来开店嘛？毛姐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忙里忙外，从年轻到现在仍然守着一盆盆火辣火辣的火锅，把生活的五味煮得浓浓的、鲜鲜的，再也没有改变过它的味道。

最有特点的是，毛姐火锅店里外的墙壁上写满了一些关于交友联系方式等各式各样的留言，还写着谁在此开心聚餐、真诚交友、找代考枪手等。不吃饭的人过路，也得停下细看一番。毛姐还嫌墙小了，有时干脆在外面竖一块板子，让学生们去写去贴。也许别的店通常放在门口是一块写着“满座”的板子，但毛姐却让学生在上面自由发挥，更引人注目。

毛姐不像一般的生意人那样，只认得钱。在她身上，似乎能找到一种自然的、贴切而又让人尊敬的感觉来，她开明、简单、义气、率真。

记得当年开张不久，汪纯第一次进她的店，小小的店面挤得一塌糊涂，她们几个同学进去坐都没地方坐，正准备走。毛姐上前一把握住汪纯，爽朗地笑道，哎哟，你看，真是不好意思，来，来，来，不要走嘛，座位有的，坐这儿，来坐这儿。毛姐是把自个儿坐的旧藤椅子让了出来。陈红花一看，便带头坐了下来，说，将就吧。毛姐道，是啊，现在条件差点儿，以后会好的，马上会改善。刚开张，你们照顾我生意，今天我给你们打五折，晓得你们学生娃儿没多的钱。你们常来，就算我们交个朋友，有啥子要我帮忙的，尽管说！我这个人嘛，不怕麻烦。喂，常生，快去倒茶，快点啊，上好茶。毛姐叫她老公时，神情严肃了些，像个领导似的，看得出，家里家外她都是老板。不过，当时有个同学说了句，谢老板娘。毛姐不高兴了，我可不是老板娘，我是老板，我老公是给我打工的。

进来坐坐吧，正宗重庆火锅。林恰恰与父亲走进来的时候，毛姐正好从店里面出来，她笑脸相迎，把这对父女俩拉进了店子里。

大热的天还吃火锅，真是。恰恰挺立着不肯坐下，久久地皱着眉头。

进来了就算了嘛，你真是娇惯了，不就是一餐饭么？来，坐下，明天老爸带你去吃西餐。林重来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把包往桌上一放，对老板娘嚷道，来一锅不辣的。毛姐道，好哩，坐下歇会儿，马上就好。这里啊，大热天吃火锅，就跟大冬天吃冰淇淋一样，就是不一样。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听口音是东北的？

对，没错。林重来答道。毛姐又问，东北哪里？恰恰瞟了毛姐一眼，心里嫌她啰嗦，但还是替她爸回了一句，沈阳知道吧？

你看，我朗个不晓得？沈阳是辽宁省的省会，大城市哦。毛姐乐呵呵地说，东北人好，我一个远房亲戚也是东北长春的哩。这女娃儿是您女儿吧？长得好乖哟。

父女俩一笑。恰恰大约是听多了别人夸奖她好看，自然没什么欣喜的表情。林重来脸上倒满是得意，回应道，是的，这我家千金，送她来江大上学的。

是吗？哎呀，那太好了！江大好得很，名校，绝对的名校。考上江大了不得哦，告诉你，江大的学生都喜欢到我这里吃饭。我这里嘛，口好味，又便宜。以后啊，要常来，我给你打折。你们不晓得，在这里吃饭的学生娃儿好多都是我的朋友，你们去问问就晓得。毛姐站着说话，说话时脸上的笑一直挂着。

林重来点头说，好，老板娘，我看你有点像阿庆嫂啊。

我哪里像她？阿庆嫂漂亮能干，我是个大老粗。不过，我可是老板哦，我屋里是我当家。你们坐，我去忙了，一会儿就好。毛姐说着走开了。恰恰掏出手机开始玩起来。

林重来是一个极有财运的私营老板，前些年靠做煤生意发了，财运一直旺。他做生意很有头脑，虽然没念过多少书，但林重来一心想让女儿圆他的大学梦。只可惜林恰恰不爱读书，也不会读书，林重来始终认为考不上大学出钱可以上大学。可以花钱读的大学多的是，但民办的学校恰恰不愿去，只好另找一条捷径，毕竟大学的门槛现在并不是太难进。俗话说“人有人道，鬼有鬼道”，何况林重来引以自豪的是女儿天生丽质。他了解到表演专业文化分比较低，便想在这条路上下功夫。林重来找人在林恰恰身上挖掘表演细胞，发现也还对路，本身她有兴趣，平时唱个歌、跳个舞什么的也像模像样的，恰恰喜欢表演，希望当明星，这点林重来很清楚，便花了大价钱找话剧团的演员和高校专业老师辅导，力保能顺利考进大学学表演。最后也不知怎么费尽周折，把这事给弄成了。

林恰恰在全系文化分排名中倒数第一，但外表在广播学院甚至全校女生中

却是数一数二。

火锅弄好之后，恰恰尝了一口，捂住嘴叫道，我的妈，好辣啊。

四

阿宗扛着摄像机到了校园后门口，那里挤满了正在购买生活用品的学生和家长。雷小宝，你怎么在这里啊？阿宗突然发现坐在地上摆地摊的同学雷小宝。

雷小宝本来戴着一顶旧草帽，没想到被阿宗一把掀开，干吗？还乔装打扮啊？雷小宝头不敢抬起，有些难为情地捡起草帽又重新戴上。好啊，我来拍你这个小贩子。阿宗把镜头对准雷小宝。雷小宝一边用手挡住脸，一边说，求你了，阿宗，别……别伤害我。阿宗和雷小宝是在篮球场上认识的，俩人球都打得不错，又谈得来，便成了好友。

怎么是伤害呢？自食其力，勤劳致富。怕什么啊？你看，让你上镜，多好。阿宗给雷小宝来了个特写。雷小宝终于抬起头说，唉，我也是没办法。不过，我也不怕，反正很多同学知道我摆地摊。我是……是不想让我们班那些多嘴的女同学看见。

正在这时，一个女孩扶着一个老汉走了过来。这个脸盆多少钱一个啊？一个细细的女声飘进了阿宗和雷小宝的耳里。

三块钱一个。雷小宝伸出三根指头。

女孩的父亲这时蹲下来，一双皱得像老树皮的手摸了摸塑料脸盆说，这个没有咱家木的结实，少一点吧，一块钱一个可以么？

雷小宝回道，一块钱我送你得了，会亏死的。阿宗也在一边说，一块钱一个哪能赚到钱？商店要贵一半都不止。那女孩对老汉说，爹，那走吧，我们到那边看看。父女俩正要走，雷小宝说，要不，二块五拿去吧。他头都不抬，草帽压得低低的。可当他找钱给人家时，女孩看见了雷小宝的脸，突然叫道，你是？啊，是小宝哥吧。女孩定定地看着雷小宝，忙惊喜地对她爹说，爹，你看，我们不是要找小宝哥吗？小宝哥在这里啊。太巧了。

啊，是你们。雷小宝红了脸摘掉草帽，定睛看了看眼前的这一对父女。然后大叫，哦，是叶叔啊。怎么，你们来这里做什么？老汉把一双老树皮似的手递上去，握着雷小宝的手说，真是小宝啊，太好了，太好了，都没认得出来，你爹还写了条子来让我们找你，今天我送叶子上大学，她跟你同一个学校哩。

太好了！

叶老七是来送女儿叶子上大学的，他们村今年只他家叶子一人考上了重点大学。可他家实在困难，叶子妈身体一直不好，家里全靠叶老七一人撑着，叶子的弟弟今年高中没念完便去做木匠了，家里今年又遇上暴雨灾害，房子都没了，现在一家人寄住在亲戚家。好在江远大学对特困生有优惠政策，让他们在报到时走“绿色通道”，享受到“绿色长廊”的优惠。也就是说，不仅学费不用交，连路费都给予解决。叶子要走的那天，正好镇里有一辆货车进省城。叶老七临时决定陪同女儿来学校报到，坐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上午才到学校。

叶老七来校之前，雷小宝的爹给他写了个字条，要他找他家小宝，这样老乡之间有个照应。叶老七带着女儿报完到，站在校园广场上东张西望，不知道要问谁，好不容易壮起胆子问了一两个人，都说不知道。叶子想等上课后再问同学好了。

叶老七这时候连忙把口袋里的条子拿出来，让叶子交到了雷小宝的手里。雷小宝一看，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班级。是吗？真没想到，太好了，报到了吧？雷小宝站起身，一脸欣喜。

小宝，你怎么，没念书了啊？在这卖脸盆做生意了？叶老七试探地问。

小宝摇着头，脸红红地笑着，没有，没有，还在上大学哩，课余玩玩。

小宝哥，没想到来校第一天就遇上了你。叶子十分高兴。他们是一个村的。雷小宝的爹以前以打铁为生，现在不打了，就帮全村的人磨刀。叶子家的菜刀经常是雷小宝的爹磨的。听说叶子考上大学，而且跟他家小宝一个大学，便交代一定要找小宝，让他关照。雷小宝去年按他爹的意思，学了机械专业。他爹不太懂，觉得跟打铁相近。雷小宝在实验室上课时也都是捶捶打打，有时想自己真像个铁匠，但家里人都在为他自豪得很。

雷小宝站起身，一边收拾一边说，等我一下，我请你们去吃个饭。叶子我都一年多没见了，不容易，又遇灾害……不等雷小宝说完，叶子就摇头说，没关系，现在家里人都安置好了。好在，你们家没事，你放心。叶子帮着收拾地上那些脸盆、水桶、衣架什么的。雷小宝说，我来，你们累了。叶子说话声音本来就小，这会儿更加轻轻地问，这些赚钱吧？雷小宝红着脸笑道，反正闲着没事，能赚一点，我进的货便宜。这脸盆我送你，还有这个桶子。

叶老七制止道，不……不要，谢谢了，小宝！你先在这里卖脸盆，不误你做生意。我们先去吃点饭，等下来找你啊。

雷小宝摸了摸后脑勺，说，那好吧，不好意思啊。明天，明天我请你们。哦，晚上叶叔的住宿我来安排，你们吃完饭在校门口等我。

不急，有的是时间，叶子以后靠你了。叶老七说了句老实话。雷小宝笑出了声，说，叶叔，靠我不敢当，我还没本事，我只能尽力而为了。没事，叶子有事找我，我们是老乡嘛。

他们全然不知，刚才的一切全被阿宗拍进了镜头里。阿宗这时走了过来，笑说，你不想让女生看见，偏被女生看见了吧？雷小宝又蹲了下去，看见就看见，这有什么？又没做坏事。阿宗道，我可看见你脸红了啊。他们是谁啊？雷小宝呆呆地想，自语道，你说这女孩子变化也真大啊，才一两一年多没看见，就……哦，她啊，我一个村的，现在是校友了。阿宗一边弄摄像机，一边说，是老乡，好啊。依我看，我们学校好像你们的老乡最多吧？

毛姐这时候端着热气腾腾的麻辣火锅送到恰恰坐的餐桌上。

叶子父女离开了雷小宝后也七转八转地转到了墮落街里头。本来看店面的装修，他们是不会进毛姐火锅店的。因为在这条街上，毛姐火锅店装修还算中档，比那些路边的卖小吃的强得多。叶子想在路边随便吃个包子就行了，但叶老七这次不肯省钱，女儿考上了大学，家里再困难，也要让她吃一餐好的。叶老七不知这吃好的是什么标准，他实在不想亏待女儿，昨天晚上叶子晚饭也没吃，省下让他吃了那碗面条。上车后水都舍不得喝，越是这样，叶老七心里越难过。

这里面人多，肯定味道好，就进这家吧。叶老七被毛姐的笑容牵引进去。父女俩起初神情小心谨慎，进来半天不知坐哪儿。叶老七不知所措，叶子紧紧拧着手里的大包。毛姐见了又堆一脸笑容，大声道，欢迎啊，坐这儿，坐这儿。来，尝尝我们正宗的重庆火锅。在毛姐的安排下，父女俩坐到了恰恰父女对面的桌子边。

是第一次来吧？看样子也是送女儿上学的哦。毛姐一边倒水一边问。叶子笑着点头。叶老七问，一个火锅这要多少钱啊？叶子顺手拿起桌上的菜单，被吓坏了，说，爹，咱们走吧，一盆火锅最少得要三十块啊。

叶老七没吱声，摸了摸口袋，半晌才说，没事，吃吧。

请问有没有盒饭？叶子转头问老板娘。毛姐又是堆一脸笑，不好意思，这里没有盒饭，火锅也不贵啊。是来上学的吧？是新生我给你们打折。范常生在一边使毛姐眼色，毛姐瞪了他一眼，小声道，你懂个啥子？头回客就要打折，

让他们以后还来。范常生故意大声说，你这样做会亏死去。毛姐听了一把将范常生拉到一边，咬着牙道，你就是个呆头呆脑的人，我做生意你不要管。

叶老七也有些为难了，见叶子坚持的表情，便说，对不起，我们不吃了。毛姐看了看他们的穿着，叶老七一件洗得发黄的汗衫，一双不合脚又沾满黄泥点的旧皮鞋。叶子身穿浅蓝花衬衫，黑色裤子，扎了两条麻花辫子，一脸的腼腆与胆怯，便猜到了他们的状况。毛姐理解地说，好吧，不吃火锅也要得。我给你们来两碗油炒饭，一共就五块钱。我一看就晓得，农村里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

恰恰见状，忍不住笑了起来。看着一桌吃不完的菜，林重来明白女儿笑的意思，便沉着脸问她，你笑什么？

没笑什么，我又没笑他们。恰恰晃了晃脑袋。想起自己点菜时，毛姐还说她点多了吃不完。

叶老七一副老实巴交的表情，眼睛也不知看哪里好。

老板，还来一瓶可乐。恰恰招手道，毛姐高声回道，要得，马上就送来。

五

广播学院因开办不到两年，寝室紧张，一半学生要与其他系的人合住在一起，统一住到那栋旧旧的红色楼里去。红楼共三层，外面青砖红瓦，里面全是木地板，不过，地板早已油漆脱落。屋顶很高，走廊也很宽，只是光线稍暗，走进来有些怀旧的感觉。江大一直保留了这些老房子，看上去旧了，其实住起来倒也舒服。

林恰恰正好分到了叶子的寝室里，在321房。一间寝室住十个人，没有卫生间，上厕所得走到走廊尽头。林恰恰一看傻了眼，嘴巴撇得老高。

有没有俩人一间，或者一人一间的啊？恰恰大声在问，同寝室的一名叫方思叠的女生听了觉得好笑，便搭了她的话，说，大学里面哪有单间房给学生住的啊？两人间的现在也没有，听说等新建的公寓建好，也是六人间。

我不想住这里，我想在校外租房子。恰恰面无表情地说。

不可以的。方思叠看了恰恰一眼，心想这女生漂亮是漂亮，但真是名堂多，怎么可以随便搞特殊呢？

十个人一间，还不全是自己系里的人，真是乱七八糟，这是什么样的学校？

请问，你哪个院的啊？恰恰还在发牢骚，其他的人只是小声嘀咕，不敢大声说。方思叠一听恰恰口气这般大，便也抬高语气道，我广院播音系的，你呢？恰恰见别人问起她的专业，马上换了自豪的表情说，那我们一个院的，我学表演。

林重来在学校附近买来一个豪华电风扇，一进门，便问，还愣着干吗？收拾啊。恰恰坐在床边不动，叹了一口气，唉，要四年啊，这怎么过啊？真倒霉。老爸，帮我在校外找房子吧。

林重来看见这拥挤的破旧的寝室，也觉得不好，便昂起头道，恰恰，你问问行不行，行咱就在外面找房去。恰恰拉了拉她爸的手，准备要走。方思叠走过来对林重来道，叔叔，学校一般不准学生在校外租房，我听说住这儿也只是暂时的。这时，另一位女生也说了一句，住在一起多好玩啊，可以多认识人，我就喜欢人多。住在校外，那还不如不来上大学呢。林重来想了想说，住在一起就是不安静。恰恰小声道，爸，要不我们去找院里问问怎么样？

走，走，走。林重来听恰恰这么说，劲头十足地拉着恰恰从寝室里小跑出来，方思叠在心里想，怎么会有这样搞特殊的家长啊？

父女俩刚上广院那栋大楼，便遇见了广院年轻的付老师。林重来客气地问，这位同学，请问院长办公室在哪儿？付老师手一指便走开了。林重来和林恰恰进了院长办公室后，看见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站着接电话，便悄悄坐在一边候着。这时，付老师也进来了，他瞧了一眼林重来父女，没说什么，坐在沙发上，也等着。恰恰小声道，爸，他就是刚才我们在楼梯上遇见的同学，我们问过他。林重来说，是，肯定是你同学，也是来找院长的，说不定也是为租房的事。

你们是？请问有什么事吗？院长接完了电话看着林重来父女问。林重来忙站起来身来，笑容满脸地递上一支烟，笑道，是院长吧？是这样的，我是学生家长，从东北来的。我女儿林恰恰考上了你们院学表演，已经报到了，其他都好，就是这住宿不太如意，人太多、太闹，条件也差。院长您看，我们想在校外租房行不？院长招呼林重来坐下，倒了杯水，想了想说，这个不行啊。在校外住不好管理，学校也有规定的，出了事谁负责啊？林恰恰这时忍不住补充了句，我自己负责，没事的。付老师听了这父女俩的话，觉得不舒服，面无表情地开始说话了，这是学校的规定，我们系又没权利批准，如果大家都不遵守，那以后怎么办？特别是女生，在外住弊多于利。林重来侧头看付老师，问，这位同学是？院长回答道，他是我们院的付老师。林恰恰笑了，我还以为是我同学哩，好年轻啊。付老师也不笑，脸上分明写着清高。院长这时说，实话对你们说吧，